小楠跟着清月到城里拜年赚压岁钱

2

黄梵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陈小楠父亲病逝,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,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,这个屈辱的过程,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,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,反抗,叛逆,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,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

[上期回顾]

清月被迫退休了,她只得去各家职介公司排队挂号,最后,被医院招去做了护工。此后不久,清月的丈夫突然酒后离奇死亡。丈夫临死前,清月正在家里教训儿子,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。清月怀疑是自己从医院带回来的病毒在作怪。她辞去了医院的工作。

烦恼人生

清月带着儿子去拜年

清月初一清早起来,就直勾勾望着丈夫的遗像。她对着相框自言自语道:“你别担心过年没钱花,我这就去庙里给你烧香送钱。”她喊儿子起床的话音,温柔得令人落泪。儿子伸着懒腰不想起来,去庙里烧香是令他扫兴的事。

清月喊完话就眯眼看着儿子,仿佛农民在欣赏田里的一片作物。她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,心里就格外舒畅了。她心疼地说:“那你继续睡吧。”就决定自己一人去报恩寺。

等她如释重负地走出寺院大门,数不清的人正向报恩寺一拨一拨地涌来。她眼睛里的茫然样子叫人觉得,她早已忘了自己曾经有过叫男人心里热乎的青春容貌。她不再需要男人的追逐,她不自觉渴望的事,就是设法为生存多弄一些钱。

在初一白天的十来个小时里,她必须紧凑安排拜年这档事。每年这个时候,她都要在心里计划它。的确,贫穷滋长了她的心计。按照过年的惯例,她带儿子出去拜年,亲戚都会给她儿子压岁钱。与别人迥然不同,她从不带儿子去有孩子的亲戚家里。她不能叫刚到手的压岁钱,又流回到亲戚孩子手里。

从报恩寺回来后,清月便把暖乎乎的儿子从被窝里拖出来,任他哇哇说着烦心话。在初一白天的最后一个时辰,他们还设法去了清月表哥家。表哥那颇为争气的女儿正在荷兰读书。客厅里的光线照着墙上女儿寄来的相片。这是唯一叫清月的儿子不由心动的地方。当他把眼睛在表姐卧室的各种物品上睃来睃去,清月在客厅里喊开了:“小楠——,小楠——!”

到了客厅,他看见母亲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。表伯手里正拿着女儿初中时的课堂笔记本。

“你快看,你表姐的课堂笔记记得多好啊。”清月终于盼到一个教育儿子的机会。

表姐隽秀的字像星星在小楠眼里闪闪竞耀,叫他的身体也热乎起来。他借字幻想出表姐的身体,这样就忘了辈分和伦理。

“你上课不记笔记,怎么能学得好呢?”

他抓耳挠腮,含含糊糊嗯一声,算是答复。清月向表哥赔礼道歉似的说:“这孩子横竖一个样儿,你说是他也嗯,你说不他也嗯,就不知道他成天在想什么?”

“这就行啦,摇头不算点头算,对吧?!”表伯用很男子气的目光看着他,说了一句替他解围的话。

听完这话,清月心里舒坦了些,“喏,多漂亮的笔记。我还是借回去让他好好学一学吧。”

小楠看着表姐的笔记本泄了

他和表姐近在咫尺,却没有见过几面。

他还记得十岁那年,表姐在溜冰场上教他溜冰的情景。那个周末他也许心有预感,吵吵嚷嚷要去学溜冰,母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拗不过他,便陪着去了附近的公园。从公园可以直接望见湖对面的山峦,清月怕儿子嫌她在孩子们面前晃眼,便独自留在场外的石椅上打毛线。

没想到小楠一进场,连脖子也涨红了。他竟然看见表姐也在遛得醉醺醺的人群里。溜冰场的大喇叭在警告违规的逆行者。小楠被这些横冲直撞的人吓得魂飞魄散,扶着栏杆不时打趔趄。当小楠滑倒又站起,表姐鼓着好看的鼻翼滑了过来。表姐一抓住他的手,他就触电般挺直了身体,舌头像结成冰凌,竟吐不出一个字。在表姐面前,他显得毫无经验。四周尽管喧闹异常,他的心却统摄在一片寂静之中。表姐的脸上红嫣似火,弓字形的身材好看极了,她快人快语道:“别怕,我带着你滑。”小楠像搭上一列飞驰的火车,脚下又野又狂的冰刀把他弄得脸色煞白。

那是他长大后变得最乖巧的一天。

“唉,他对什么都心不在焉哪。”清月尽管在抱怨,脸上并没有生气的表情。她没有发现下楼离去时,小楠把表姐冰块似的笔记本一直焐在胸口。

到家吃完饭,小楠睁大双眼,还是感到窗外的黄昏迷离恍惚。雪像要把白净的奶水硬灌进所有路人的嘴里。他把自己刚反锁进小屋,心里便察觉到了羞愧。他把棉被裹成粗壮的树干形,可亲可爱的笔记本就摊在滑溜溜的被面上。

进了被窝,他一边偷听着门外,一边要揭掉贴了多年封条似的,把手伸向内裤里的小和尚。那些隽秀的字奇妙无比,恍如表姐脱去了衣裳的洁净身体,令他的心一阵阵战栗。一时间,他失去控制,拼命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在心蹦得快要跳出去时,他期待的什么东西,突然从激动的小和尚里迸射了出来……

班主任撺掇父亲要看好我

父亲死前一向不怎么谈他的工作,我每天只是感到有谁在指挥他跑这跑那,清早总见他拿着两根油条乐乐呵呵就走了。如果预告天气又要下雨或下雪,母亲的脸上便会挂着担忧。作为长途电话线的护线工,父亲要像明辨各种鸟鸣似的,从嘤嘤呃呃的线路声里辨出故障所在。

因为线务局给护线工配了移动电话,遇到我在学校犯了什么错,班主任马上就能找到我父亲。有天下午,郊外铺路弄倒了一根电线杆,父亲骑车刚气喘吁吁赶到那里,班主任那折磨人的电话就追上了他。

我的脖子被班主任的目光压得一直弯垂着。班主任除了刚开始训了几句,此后一直合了嘴在等我父亲的到来。马林作为这场戏的配角也被请进了办公室。父亲冲进来的时候,简直像一列紧急制动的火车,从额头的汗能看出他一路颠簸的程度。

“我必须告诉你,你儿子这样下去很危险哪!”她的这个开场白把我父亲吓坏了,于是他像一块无声无息的抹布俯首在她的跟前。有时她的声音小到他必须伸长脖子,有时她拖长尾音像屋顶上一只叫唤的猫。只要抖搂出我一件什么事,就能感到父亲攥紧的拳头上又掠过一阵战栗。她那张南方人的脸是越激动越好看的,只是她不明白我父亲的怒气被鼓得有多高了。马林那时要忍受的东西也不比我少,班主任装作不知马林还有尊严似的:

“你儿子成天跟这个马林混在一起,我是想把你儿子往上提一提,把他从马林他们那个痞子堆里拽出来,可他哪争气呀?”

“你就是马林?”平时这个名字在父亲耳朵里响得最厉害,老师和母亲都忘不了把它挂在嘴边。父亲盯着马林的样子像要看清他究竟有几根骨头似的。

“以后能不能不叫陈小楠跟你一块去打球?”

“叔叔,跟我叫不叫没关系呀,因为他自己喜欢打篮球。”马林说话慢吞吞的,毕恭毕敬到没有一点火气,但他漫不经心就说中了要害所在。

看见马林神气地扬着脖子,班主任只好转向我:“也怪陈小楠意志不坚强,腿那么软啊,一叫就去了。把这一两小时用在功课上该多好!”于是她给我父亲出主意啦,什么时间该是属于我的,什么时间该做功课。

“这孩子天资挺好,你们做家长的要尽责啊,不然孩子就可惜掉了。”

父亲从她的话里一听到“尽责”这个词,便把手捏得嘎巴嘎巴响。是的,他看上去马上就要尽一次责任了。谁也没想到他蹦起来比兔子还快。巴掌虽然是一下一下往我脸上抽的,但我感到所有巴掌像融成一块铁砸在我的脸上。

林素瑶回来了,回来弥补两年前曾带给我的伤痛

完

郭小三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个关于就业、堕落、蜕变和成长的故事。主人公李镜大学毕业到深圳打工,从一个学徒做到设计总监,然而却渐渐迷失了自己……深圳是个物欲横流的都市,却是无数外来者心中的乌托邦,这里一切应有尽有,幸福痛苦纯真虚伪圆滑不择手段明争暗斗猜忌欺骗,而永远找不到的,是你的欲望。

[上期回顾]

一个叫肖玲玲的女孩打电话给我,说她是香港伟通集团的客户代表,想找我商谈一下广告宣传推广事务。但她没有告诉我找我们公司合作的原因,说到时就自然明白。我们很快就谈好了方案,项目开支竟有1.3亿,我激动万分。但就在去见肖玲玲老板的路上,我接到电话,说肖红出车祸了。

都市小说

林素瑶回来了

热闹的街头,人潮汹涌,各路商家都争相抢着自己的顾客,张灯结彩,一年又要过去了,而这一年,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每家店门前都竖着圣诞树,穿着臃肿的圣诞老人在路上走来走去,不停地发着宣传单和小礼物。

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,没有灵魂,没有情欲,坐在路边,看着人来人往,心里平静得像一湖清水。肖红,陈子娟,李倩,你们一个个都走了,而终有一天,我也将去追寻你们。人生全然没了意义,活着不过是吃两口饭,再多的钱也无法磨灭那种深入心底的寂寞。

圣诞老人走到我面前,始终带着微笑的面具,说年轻人,买份礼物吧。我摇摇头,接着抽烟。

李镜!人潮中竟然有人叫我的名字,如此熟悉的声音,是谁?是谁?我用尽全力也想不起。还有谁记得我,记得我这个贫穷到只剩下钱的绝望男人?

我回过头,内心轻轻一动。林素瑶站在人群中,双手勾在身前,向我微笑着。

林素瑶,是你,是林素瑶,和我相处了五六年的林素瑶,你的笑脸我怎能忘记,你的声音我怎能忘记,那个曾经带给我多少欢笑和悲伤的女人,那个让我苦苦追寻过的女人,为什么偏偏在此刻出现,你为什么要在此刻出现!

李镜,你还好吗?

简单的问候,不禁让我想起《东京爱情故事》的结局,那张生动的回眸笑脸,永远定格在那里,让人难以释怀。

我说:林素瑶,是你吗?

李镜,当然是我。

我跑上去,紧紧地拥她入怀,我用力抱着她,生怕一放手,她就飞走了。我怀疑这是个梦境,那么的不真实,而她的脸,她的温暖又是如此真切。

我发现我老了,我越来越爱流泪了,像个女人似的,没一点男人的坚强。就那样紧紧地拥抱着吧,让眼泪代表所有的千言万语,你失踪了两年,而你又回来了,是不是还会离开?我不奢求,我不憧憬,我想要的,只是这一刻的真切拥抱。

两年前的真相

坐在宁静典雅的咖啡厅里,林素瑶讲了她这两年的经历。两年前,她准备好三十万给我,而她的老公却回来了,要带她回香港。她死活不肯,两人吵架,他打她,她顺从了,她怕死,发疯的男人都是猛兽,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林素瑶跟着他回了香港,并在他公司当上了总经理,一年前他们离婚了,因为她无法同他在一起,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另一个男人,那个在风中的街头,痴痴等着她帮助的男人。

离婚后那个男人还算重情重义,分了一半财产给林素瑶,还让她继续担任总经理。有一天林素瑶从香港的一份报纸上,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男人,她动心了,她有种急切的欲望,她要见他,她要弥补曾经带给他的伤痛。她出售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,然后成立了伟通集团。

原来如此!我如梦初醒!怪不得当初肖玲玲会给我三千万的单方面违约金,林素瑶,你竟然给了我三千万。可是这三千万,我永远难以释怀,它远比不上三十万,那三十万,才是我心头永远的痛。

林素瑶说:李镜,我真的对不起你,才想到弥补。

我说算了吧,现在钱财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,一切都不重要了。

林素瑶说:如果你愿意,我会陪你一辈子。

我说林素瑶,我不奢求了,真的,我内心是一潭死水了……

林素瑶握紧我的手,深情地说:李镜,你还记得吗,我曾想要个你的孩子,如果你愿意……

孩子,孩子?我呓语般自言,孩子,是啊,我有过孩子,对,有两个孩子,李倩的孩子,肖红的孩子,都是我前世种下的孽缘,他们匆匆而去,注定不能与我相见。

我一字一句地说:林素瑶,我不想要孩子!

林素瑶点点头,说好吧,让我陪着你行吗?我们的感情经历了太多的苦难,我不奢求你能娶我,就让我陪在你身边,天天看着你就好。

我摇摇头,看着窗外,街上的人们热情澎湃,戴着圣诞帽的男男女女牵着手勾着肩,迷离的夜色下,纵情的歌声里,是那么的生动有趣。一路欢歌玲珑,一地笑语珠玑,笑靥如花,奔放的激情和幸福的步伐荡漾在纯真年轻的街头。我也曾经有过青春,有过爱恨,但此刻,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,像鱼一样活泼像鸟一样自由的他们。人生苦短,飞短流长,几回花开花落,几回梦醉梦醒,始终无法淡忘的,是融在血液深处的那段恣意纵横的荏苒岁月。

林素瑶说李镜,你在想什么?

我回过神,说没什么,林素瑶,你不该回来的,永远欺骗我,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

我做不到,李镜,我办不到,我为你离了婚,为你创办了公司,你可知道爱情,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,那是一个女人的全部。

我心中感慨万千,顿了顿,依然冷漠地说:算了吧,别说了,可惜这一切,我给不了你。

李镜,你可以,只有你可以,只要你愿意,我把公司全卖了,我们去国外定居,好吗?

我摇摇头。我已经对不起很多女人了,我不想再对不起任何一个女人。

林素瑶失望伴着绝望,看着我,乞求道:走吧,我们走吧,最后做一次爱行吗?我们从上床开始,也就在上床结束吧。

我看着她纯真的眼神,不忍拒绝,出了咖啡厅,开车,去宾馆。

孙丽丽疯了

车子停在宾馆门口,下车,林素瑶挽着我的胳膊,一如多年前的情景。突然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从我面前跑过,她裸露着上体,高挺的胸脯随着奔跑一起一伏。

我猛然一惊!孙丽丽!

我追上前去,拉住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女人,我叫着,我喊着:孙丽丽,是你吗,是你吗?

疯女人回过头来,惊讶地看着我。自言自语地说:你是谁,你是谁?

我说:我是李镜啊,你的同学李镜啊,李镜,你疯了,你不认识我了?

呵呵,哈哈,我是疯了,我傻了,李镜?我不认识。

我扶着她的肩膀,拼命地摇晃,想把她摇醒,多么清纯如花的孙丽丽,是谁让你变成了这般模样?

疯女人惊恐地看着我,说完她又向前跑去,边跑边叫,打我吧,干我吧,还打不,还干不,不干了是吗?不干了就用泥糊上了……

林素瑶走到我身边轻声问:谁啊,你认识吗?

我抬头看看黑沉沉的夜,说:可能认错了吧,她很像我的一个朋友。

圣诞节那个缠绵的夜晚之后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林素瑶,她走了,留给我的是两亿财产,我看着那个数字,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。人生啊,总是这么变化无常,从来你都不能预料下一秒将上演什么。林素瑶那天在电话里哭着乞求我,李镜,我在机场,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加拿大吗?

我轻轻地挂上电话,对于这个问题,我终究无法回答。两年前你带着我的三十万悄然离去,当然我不是在恨你,而如今你留下两亿人民币,又一次选择离开,难道是上天故意安排如此戏剧化的情景吗?

我开始把公司的事情,全权交给一个职业经理去负责,而我则云游了全国,然后躲在家中,不愿意出门。外面的很多媒体,都在对我进行着种种猜测,但我全然不想去理会,任凭他们去评说吧。

我回过头,须臾间繁华的街头,突然变成万丈悬崖,一群面孔模糊的人们向我逼来,他们手拿尖刀,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号叫。前面恶鬼当道,身后无路可退,我闭上眼,转身跃下,那种感觉,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,轻飘飘的,像一片鸿毛随风摇荡,我在想,终于解脱了,终于,我谁的也不欠了……